

蝴蝶兰

谭浩泉

斗南，是闻名全国的花市。位于云南呈贡的斗南镇，紧临昆明，因其得天独厚的气候、土壤条件，这里一年四季鲜花盛开，交易场的各类鲜花，大部分上了飞机，空运至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由于我们去时已是中午，花卉批发市场只剩下一些挑担背筐的老太太、中年妇女和没有卖完的已开放得过头的花卉。一老太拿着几束已无苞、全开放的白玫瑰、百合、星星花、薰衣草捆成一把追着送我们前去的司机彭师傅买，只要五元钱，彭师傅终抵不住老太收摊前的贱卖，“买一把小菜也不止这么多钱呢”，边自言自语边把花放进了车子的尾厢。

场外，道路两旁全是现种现卖的大棚超市，趑进一家蝴蝶兰超市，顿时眼前一亮，全被棚内鲜艳无比、争奇夺妍的蝴蝶兰震住了。花，无疑是美好的象征，但美好到如此无以复加的地步，就让人有点受宠若惊了——一对扁圆形翅膀，前有花蕊恰似蝴蝶的头颅，触须赫然两根，颤颤巍巍。花，或红或白，或蓝或黄，有高有低，有大有小，仿佛一只只蝴蝶，纷纷聚落枝头，把整个大棚渲染得像有超级巨星盛装出场的热闹歌舞场——尽管当时静谧得没有一点声音。

棚主有纸片告示：赏花买花，请勿触摸。但实在太喜爱，

趁主人不备，躲在一角摸了摸极富质感、看似轻盈实则厚实的花瓣，不料触摸它的茎杆时，手感硬硬的，再观察端头，凛凛然一根铁丝露出了狰狞，再闻闻花瓣，无半点香味，心情立马由怜爱转成了责怒：全国知名的花市，种花卖花怎么是假的呢？

原本，这世界已假得有些可怕了。假的物、事、人大行其道，许多做假比真的还像，我们时刻被假包围，频频上当已弄得筋疲力尽，没想到在这真花市还受假的欺骗！遂与主人理论：这花怎么全是假的？主人却坚持说全是真的。我等懒得绕舌，悻悻然快步走出大棚，趑进相邻一家去了。

邻家同样是蝴蝶兰，花盆高低错落，枝头僵硬的“蝴蝶”比已看过的那家还要多，只是没有起先时感觉的那般强烈生动了，再近闻闻、摸摸、仔细观察，发现同样有铁丝竖在花盆里，于是再一次向主人“发难”：你们卖假花，不玷污了斗南花市名声么？

主人是一个中年妇女，她放下用来浇水的皮管。听声音就知道我们是外地人，她一点也不嗔怪我们，很有耐心地解释：盆里有铁丝没错，但花都是真的也没错。自然生长的蝴蝶兰，如果花太多，长长细细

的茎杆就撑不起，往往几条茎杆互相缠绕，绞成团支撑才不致花朵倒下来，那样的话，花就有些乱。如今人工用铁丝把花撑开造型，不是做假，而是帮真。一席话点醒梦中人。

于是，忙又转回第一家疑似卖假花的大棚，再去证实花之真假，一摸、一闻，再看看盆钵里的土壤和根，果然是真的，这下才舒了一口长气。大家无不自嘲：这世界假的太多，真假难辨，以致把真的差点冤枉成假的了。

问价，大盆大花 600 多元，中盆中花 400 多元，基本上不打折。小盆小花也要 200 多元。主人说，蝴蝶兰虽已全开，但在房内摆放 100 多天不成问题。花已开，就不需要施任何肥料了。

离开昆明乘飞机前，大伙说市内有个鲜花市场，那里鲜花、干花都不错，且物美价廉。选了几包芳香扑鼻便于携带的干花后，见街边一家蝴蝶兰店一盆小花只要 20 多元，暗暗吃惊还是大城市东西多、便宜，问清是真花做的“干花”后，毫不犹豫买了两盆。送飞机的彭师傅在机场见到我的花有些不解：“怎么来云南还买绢花？”我吃了一惊：“这难道不是真的？店家说是干花呢！”“不是不是，绢花是绢花，干花是干花，绢花是丝织物做的，干花是鲜花做的，有本质区别，你看中间是铁丝！”彭师

傅十分肯定地说。

这下轮到我不语了！这回，狰狞的铁丝可不是“帮真”，而是真正“做假”了。

飞机上，我愧恨自己眼力不济，判断力太差，也愤恨这世界真假莫辨，叫人防不胜防！其实困惑于真假又何止于购物，众生之所以苦，之所以烦恼不断，也是因为把迷当悟、不识真假，且常常真假颠倒，把假的看成是真的，去争执、去计较；却又把真的看成虚幻的，不用心去领会、去感受。

想来，绢织品做的蝴蝶兰，比真品便宜得多，还可在房里摆上几年甚至十几年都不“凋谢”；而外边看起来毫无二致同样一盆真花，不单要多十倍的钱，摆放的时间也比假的短很多。一边是“低性价比”的真，一边是“高性价比”的假，如此强烈对比面前，你选择假还是选择真呢？

人活一辈子，真假蝴蝶兰一般，不也原本如此么？我们生活在这个二元对立的世界，假与真，如同善与恶、美与丑，是贯穿每个人生命始终并且必然要做出选择的大难题！

诚然，人生活出个真我，无疑要付出多得多的成本！但无需仿冒别人、循心原创激发的峻烈、灵性、圣洁和生动，无论如何是只有空壳没有灵魂的虚假人生不可比拟的！所谓活出真性情，方得大精彩！

红豆树下

(外一首)

唐军林

开花。结果。年复一年
仍没有动摇我对你的痴迷
兴奋。失落。接踵而至的悲伤
伴着焦虑不安的浮躁
趁机而来

想望。让低迷的心绪一再
燃起光亮
打量。权衡。不是你要的
痛苦。绝望。连同漫长的日日夜夜
不是你想要的
有生以来，想得最多的还是你

我并非想学痴情的女子，
让热血和泪水
凝成红豆，把爱传递
踌躇。苦闷。辗转难眠。都没消磨我对你的执着
爱若是交易
岂不在眼前消失

当然，我也不会故作深沉地说我爱你
冷暖温凉，只有用心去感知
当一次次挫折，让我变得愈来愈心灰意冷
内心的不安，却仍不能容忍它们
玷污你

银杏

你一袭黄衣
站在深秋的窗口上
站在高低不平的山冈上
深信不疑的等着游人

散落的片片思绪，
仍无法掩盖你的期待
有陆陆续续的脚步
闻信赶来

我只是一时好奇
闯进你心扉
你不必介意我
轻意带走你的云彩

涌动的爱,是你给的
一片诗意的天
或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仍会来
静听你叶下的诗篇

感怀

倪南祝

昨日暮雨掩高楼，
犹憾未至白沙洲。
潇湘江上月依旧，
男儿何不带吴钩！
本欲乘风倚栏桡，
一片丹心对酒浇。
炫目烟花浑不见，
空闻雷鸣响碧霄。



那一轮明月

王春风

乡村的夜空，一轮明月高挂在天上，倾泻如银如水的光，到处都是白晃晃。

中元节，我们回乡一趟。乡邻们有着丰满的快乐，一年四季都不忘嗅闻泥土的芳香，与山川河流亲近对话。他们几个粽子，一袋豆子，或者干脆提上一篮子红辣椒，塞到母亲手里。母亲乐呵呵地提回家。

车子往回走，月亮调皮地紧紧跟随，车子走得越快，它也走得越快，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小孩不停地说话，不停地唱。其实，月亮离我们很近很近。童年的岁月里，尤其是夏夜，觉得月亮格外得辉煌。那时候，不管走到哪儿，抬起头来，月亮总跟着自己，照着自己。小孩子在月光下玩游戏，大人们边扇扇子边聊天儿，奶奶会时不时地叮嘱道，手可不要指着月亮哟。我们会停下来，闹着要老爷爷讲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的故事。我们静守着天边的那轮明月，当萤火虫成群飞过，都觉得仿佛是月光掉落出来的精灵呢。那时，我们心中的月亮如同亲切的朋友，如同汽车里GPS导航仪，指引着、簇拥着我们前行。

日光正展着笑脸，投进飘窗，像筛过的黄金，清晰明亮。母亲爬上窗台，摊开红辣椒。那

红辣椒纯红鲜活，玲珑有致，恰似燃烧的红太阳，凝聚满天的炽热。晒干红辣椒大概需要一个礼拜的时间，然后，母亲磨成干辣椒粉，送给楼下的邻居。时间长了，住在一幢楼房的人自然也有了一来二往。秋日，母亲会逛一个个超市，把买来的白萝卜洗了切成细条，晒成萝卜干。到了过年的时候，萝卜干炒瘦肉可是一道佳肴。寒假，楼下的大姐送我一件手工编织的韩版长毛衣外套，厚重、暖和。我爱不释手，大姐也直夸母亲送过去的萝卜干。母亲依然乐听“一根藤上结九个冬瓜”的事情，也渐渐地适应都市的生活。她按时去社区服务站免费测试血糖血压，早晚去西湖公园散步等，就这样，小日子也流出一股股清泉。

西湖公园东门进口处有一个大大的荷塘，荷叶就像一把撑开的伞，我疑是每片叶上都有一位拇指姑娘，不然怎么会如此青嫩欲滴呢？远望，处处是互相连接的荷叶，中间零散地开着花。清晨，荷塘结满了晶莹露珠，透明且没有一丝杂质的露珠停在深绿的叶脉上，那露水，令我深深感动，不只是感动那种美，而是惊奇于都

市的荷叶有这样清明的露。月亮升起的时候，荷塘那一片蛙声也淹没在东门广场的音乐声中。都市的夜晚被各色灯光点燃，或静止或闪烁，辉映下的天幕带点红晕。那一轮皎洁的月亮静静地照耀着万事万物，仿佛寂寞嫦娥悬挂在空中。

小孩在彩画本上读着月亮，总能在第一时间询问月亮。

“妈妈，月亮出来了。”

“妈妈，月亮睡觉了。”

“妈妈，月亮怎么了？”

小孩在万家灯火中发现它，在乌云密布时找寻它，品味它的阴晴圆缺。

几天后下了阵雨，空气湿润。我闻到家里一股特有的味道，那是书房送出的还未晒干的红辣椒味，浓浓地充斥整间房子。母亲把红辣椒收回来，平放在地板上。收收放放间，就像她身上那条酒红的裙子，轻飘飘的，就像家里来了客人，母亲总是本能地多下点米，多炒点菜，自有一番快乐的滋味。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一颗柔软的心更

重要了。母亲和邻居大姐都有一颗柔软的心，犹如柔软的花，柔软的树，柔软的云，犹如她们每天必须面对柴米油盐，还能保持一颗澄澈的心。

人们会随时间空间而变化，或许无暇顾及那皎白的月光。不变的是在都市里生活的人，需要一些安定、静淡的心情，一些经过污染还能沉静的清明，就像出泥不染，濯涟不妖的莲，舍尘脱俗，遗世独立；就像那一片皎洁、美好的月光，铺盖白色透明的银纱，投射恬淡静谧的清辉，安静地挂在树梢上，俯下身子聆听大地的声音，一如纯真的孩子，简单着，快乐着。

我久久地站在窗前，抬头看天上的月亮，看着它在楼群里穿行，凝视，微笑，由于夜深有雾，到处弥漫着清气，月光向四周扩散，朦胧模糊。但我想，心中有爱，每一时每一刻都能感觉月光从心窗流泻过的光明，那光明虽不如阳光温暖，却是清凉的，从头顶到脚趾都感受到的那月的清凉。

